

X 272
X X Y

X 272
X X Y

没有门牌的小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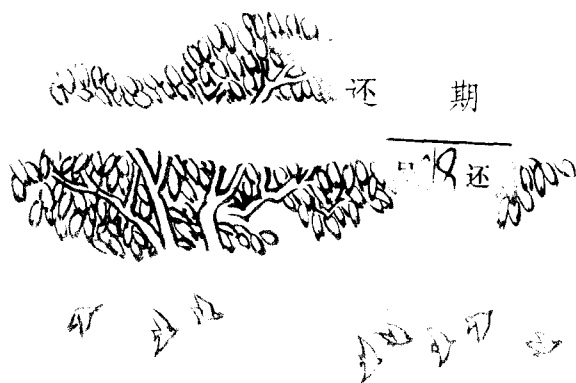
(44.5)2

徐孝鱼 叶 林



没有门牌的小院

徐海珊时林



没有门牌的小院

徐孝鱼 叶 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0.125印张 217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75 定价：1.95 元

印数：0001——7400 册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集通过江南小镇临河镇及周围农村的广大人民在解放后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形象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些小说以强烈的对比、尖锐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批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故事情节都曲折而生动，语言富于幽默感，且有较浓的乡土气息。

目 录

没有门牌的小院……………叶 林 徐孝鱼 (1)

迷津……………徐孝鱼 (128)

阿德老汉一家……………徐孝鱼 (235)

没有门牌的小院

叶 林 徐孝鱼

这里，居住着一群被遗忘了的人。

上 篇

第 一 章

这个地处偏僻的小墙院，竟是块藏龙卧虎之地。

这个远离县城的集镇，人称临河镇。顾名思义，它应该是靠河的。可是，镇子周围并没有河，甚至连一条小溪都没有。也许，在古远的时代，这里曾经流过清粼粼的河水；千百年来沧海桑田，河流改了道儿，这里也就不再临河了。但是，人们却依然习惯地把它称为临河镇。

临河镇上的居民住宅，几乎一律是半圆土瓦，双面披水顶，外带一个覆瓦墙的小院；屋檐角微微上翘，正梁的两端刻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图案。没有攻读过房屋建筑分类学的人们，笼统地把这种房屋称为“中国式”。它也确实保持了“中国式”的传统。——在历史教科书的插图上，你便会发

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建筑，大致上就是这个模样。几千年来，天翻地覆，风云变幻，而房屋的样式变化总也不离其宗，以致使初次到临河镇上来的人，会感到此地淳朴的古风尚存。

一条条被脚底打磨得精光的石板小路，纵横交错，把临河镇分成许多形状不规则的“豆腐块”；参差的院墙，又把“豆腐块”划割为许多小院。

一般的小院，都有一个显示居住者身份的门楼。门楣上方，都有一方彩笔勾框，大书“龙凤呈祥”、“紫气东来”之类吉祥话的匾额。然而，镇东头这座小院，却没有如此引人注目的装饰。它的门楼，是用开裂的杉木钉成的，上面覆着几片青瓦，寒碜得好象是乞丐头上的破笠帽。薄薄的白木板门上，竟连普通的门牌号码都没有。它的院墙上的泥灰斑驳陆离，裸露着一排排长了青苔的砖块，就象饿殍瘦骨嶙峋的肋巴条。若细细察看，便会发现这些砖块品种繁多，什么九五砖，八五砖，刻着经文的经砖，厚实笨重的坟砖，甚至还夹杂着几块二十世纪中叶才问世，价格昂贵的硅酸耐火砖——天晓得是什么机缘把这些古代的和现代的砖块结合到同一堵墙上！

这个小院并不大，进门正面是一排三间平房，低矮而稳实；两侧是两间偏屋，一律圆木梁，清盖瓦，木格窗，丝毫没有一点浮华的装饰。使人一望而知，这里绝对不会是高干的公寓或者名人的私邸。

然而，这座小院里的五位户主，却各自具有相当硬的牌号。喏，砌锅灶的“灶王”老倪，爆米花的郭大器，修白铁器皿的钱铁皮，卖“大力丸”的孙铁头，代写书信的“一支笔”

老戴。全都是临河镇上久负盛名的知名人士。

列出这样一份名单，难免使人扫兴。偌大的中国，人近十亿，英雄辈出，名人如云，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许多功绩卓著者，还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你们却从临河镇边沿上这座连门牌也没有的小墙院里，检出这些不入三教九流的无名之辈来，有何文章可作？喊！

不过，有名无名，都是相对而言。~~相对于全国来说~~临河镇上的居民，大都寡闻陋见，不知天地之广阔，世界之博大。~~毫不夸张~~，他们中有百分之八九十不知道国务院几位副总理，有百分之五六十道不出一县之长姓甚名谁。可是，他们却百分之百地知道这个没有门牌的小院里居住着这样一位不见经传的名人。因为，这些人所操持的职业，在临河镇一带，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何况，这里的居民谁又能免于和他们打交道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院中的五位“院士”在临河镇上就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从他们的职业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为衣食碌碌终日的劳苦者。若是在大城市，光凭他们这副蓬头垢面的尊容，就会招来白眼，甚至极有可能被送进乞丐收容所。然而，古哲有训：“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他们竟以各自的技艺和经历，在临河镇一带的居民心目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怪不得“灶王”老倪在喝得醉熏熏时常常手舞足蹈地对人们说：“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破院子，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哩！”

先说卖“大力丸”的孙铁头吧，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就非同一般。他不过四十出头，剃一个锃亮的光头，青幽幽的头皮发出铁一般的光泽。据他自己说，他的祖上是少林寺鸿海法师嫡传的高徒；他呢，不仅继承了祖传的“大力丸”秘

方，而且还练就了一身令人叫绝的气硬功。每当他脱光上衣，运动丹田之气的时候，那一身肌肉就活象老鼠似地在皮下窜动。运气上头，居然能“嗨”地一声在光头上砸碎一块砖，这手绝技，次次获得围观者的一片喝彩。于是，孙铁头便得意洋洋了。每次拉完场子回来的路上，总有一群娃娃跟着他奔跑呼喊，使他神气得象一位班师回朝的将军。

爆米花的郭大器自然没有这样一派英雄气概。他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小个子。镇上的人都知道他的老家本是苏北，一九五八年以后，家乡连年遭灾，报纸上亩产上万，田里颗粒无收，于是，他拖着老婆和两个板凳高的女儿流落到这里。这些年来，除了增加了两个女儿，其它毫无变化。爆米机能把米粒儿扩大几倍，却没法扩大他的收入。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他老是佝偻着腰，耷拉着头。他的爆米机就放在巷口的拐角上，他一手拉风箱，一手摇爆米机，一顶污黄的草帽压住了大半张脸。当爆米机摇手柄上的压力表指示火候已到时，他便挺身而出，摆开马步，朝四周围着看热闹的妇女孩童们威武地一摆手，用拉着长腔的苏北乡音喊：“呃——响——咪！”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周围的人立刻纷纷后退，如鸟兽散。孩子们退到墙角，惊惶地捂起耳朵，两眼却恋恋不舍地望着爆米机。于是，郭大器矜持地一笑，旋即收敛笑容，变得庄重而严肃，用一种近于优雅的姿势把一根小铁管套入爆米机起爆盖上的卡子，对准盛米花的麻袋口稍微一扳，“嘭——”地一声闷响，路人皆惊。郭大器浑身裹在白色的烟雾中，安然无恙。他抹一把满脸的油汗，憨厚地朝惊惶者微笑。在那些胆怯而好奇的围观者眼里，腰背佝偻的郭大器无疑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人哩！

至于老戴，又别具一格。他则是以一支笔而闻名于全镇。他本是在邻县一所小学里教授“人之初”的，解放初，乡政府请他当了文书。他正在庆幸仕途通达，不料有一天夜里，北山上下来一支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土匪队伍，包围了乡政府。老戴以为老蒋的人马重新杀回来了，吓得跪在地上苦苦求饶，还说自己是被共产党用绳子捆来办事的。没想到县里的解放军赶来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那些乌合之众便吓得魂不守舍，全都缴械投降。这样一来，老戴自然无法在乡政府里继续混下去了。于是，在当地也被人嗤之以鼻，骂及祖宗三代，只好迁到临河镇上，然而臭名也随之迁来。为了这件事，他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得在邮电所门口支起了代写书信的架子。一块小木板上，堆放着文房四宝，一见面熟的，他便屁股离座，立刻起身笑脸相迎，伸手连连招呼，那声音好比加了饴糖似的，又粘又甜：“呀，黄家老太太，令郎又有多日没有来信了吧？出门在外，家书值万金啊！来，来来……”于是舒纸研墨，展臂挥毫：“建业吾儿见字如晤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匆匆一月有余未见吾儿家书令为母好不悬念也……”龙飞凤舞，一挥而就。农家老太虽然目不识丁，却知道写这样古奥的书信才显出学识不凡。请那些学生娃娃写信，开头就是“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儿子”，哎哟，那象什么话！因此，他们决不吝惜把一角钱送到老戴手中。文名渐扬以后，连哪家死了人，也要找他代写几副挽幛……于是，老戴竟成了镇上不可缺少的知名人士。

再说那位敲白铁的钱铁皮，单看外表，就引人注目。这个瘦长白皙的高个子，单薄的身子就象那白铁皮一样。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玻璃上，尽是圈儿，厚得好像两只

汽水瓶底儿，这在镇上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他的出名并非全靠这副“汽水瓶底”，主要还是出在头上那顶“帽子”上。此人的来历，曾使人议论纷纷。据说他原是省城报社的编辑，一九五七年的时候，舌头闯了祸，戴了顶人人都忌讳的帽子。接着，报社的金饭碗砸了，老婆跟他离婚了，儿女跟他划清界限了，他便沦落到以敲白铁为生的地步。临河镇上的人，谁都认为右派不是好东西。可是，面对这个现实中的右派，谁也激不起仇恨来。人家一天到晚“叮当叮当”地干着活，从来惹不着谁，平白无故恨他干吗？岂不发神经了么！有一次县委的一位副书记下乡来，有人竟发现这位副书记在桑林里握着钱铁皮的手谈了老半天。许是谈到了伤心事，两人都抹起了眼泪。这件事一传开，大家都对钱铁皮刮目相看——嗨嗨，看来这个落魄人大有来历哩！当然，人们私下里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也仅此而已——钱铁皮的嘴唇就象用他那块烙铁焊过似的，从来不曾和任何人谈过什么。

不过，后出场者，名声最响。与“灶王”老倪相比，前四位就显得大逊其色。

老倪祖宗三代都是砌锅灶的。这一带离铁路远，连汽车路也没修通，家家户户都烧柴灶。老倪砌锅灶的手艺是祖传的，任何一个泥匠都无法与之比拟。如果哪家的锅灶不灵或倒灌烟了，只要老倪一抬掇，就保你火旺烟通。这就使他的名气象锅灶一样在家家户户扎了根，从而赢得了“灶王”的雅号。

他有一双常年浮肿的眼睛，眼窝里粘着黄黄的眼屎，好象一辈子没有睡足觉。其实，这是因为他天天有酒喝的缘故。按照这一带的传统习惯，砌锅灶不但要以酒肉饭菜待之，而

且还得付双倍工钱——那一份据说是付给灶王爷的。灶王爷虽说不是凶神，对小民百姓来说，却也是个不敢怠慢的菩萨。因此，老倪也托庇沾光，多了一份酒肉之资。他那阔嘴大鼻，也就被镇上的人一致公认为贵相了。尤其是当他挑着泥水担子悠悠然荡过巷子的时候，镇民们都乐意和他搭讪几句：

“老倪，你砌的那锅灶烧得好旺咧，就象装了鼓风机！”

“老倪，等凑你有空，给我女婿家也砌一个呀！”

“老倪，今天又进账不少吧？哟，尽过舒心日子！啧啧……”

在一片“老倪老倪”的招呼声中，他只是自矜地抿嘴一笑，唇角边漾开两道浅浅的笑纹，眼睛微眯，泛着得意的神采，频频顿首。他并不是怕张嘴说话露出那一口焦牙有失雅观，而是他认为这样的姿态既和顺又不失威风。

五位来自四海五湖的“院士”，尽管职业不同，经历迥异，却和睦地居住在这个小墙院里，就象各种规格不同的砖，同砌在一堵墙上。

第 二 章

从小院的一天推知一年，两年，三年……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

临河镇虽说是城镇，由于地处偏僻，这里的生活习惯，却多半是接近于农村的，只不过比农民多几张票证而已。

每天，当启明星升起不久，“吱吱呀呀”的独轮手车

声，“嘎叽嘎叽”的扁担声，以及男女老少的嬉笑声，吆喝声，便从四乡八村汇集到镇上，镇上的早市在城里人还酣睡未醒时就达到了高潮。

小院里的人们当然不会错过集市，他们早已在镇子上占据了位置等候着主顾。只有老倪，每天直睡到太阳露头，才打着呵欠走出门来。他的主顾都是几天前预约好的，在他到来之前，已为他备下了早餐。凭他的手艺，每天砌一只锅灶，时间实在宽绰得很。如果主人招待殷勤，酒菜丰盛，老倪便会加快速度，挤出时间来，为你砌上个鸡埕鸭圈，算是答谢，他是知道按酬付劳的。

白天的小院里，除了郭大器的两个小女儿的吵闹戏耍，几乎没有其它声音。五位“院士”，只有郭大器一个人有家小。钱铁皮和老戴，是老婆离了婚的；孙铁头一向声称“大丈夫四海为家”，不主张成家立业；至于老倪，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不少人来说过亲，不知怎的，直到今天，却还守着个空被窝。有人说是老倪的这副模样儿太邋邋遢遢，哪个女人看得上眼呢？也有人说是他的手头不蓄财，钞票赚多少花多少，太不会过日子啦，哪个女人嫁给他，不愁隔夜粮才怪哩！……不管怎么说，反正老倪年近五十，仍旧孑然一身。

红日西斜，象是一尊老式的座钟竖在远处的山顶上，报着黄昏的来临。于是，人们匆匆归去。镇上的集市散了，“院士”们便纷纷回院。单身汉的生活固然逍遥自在，却也相当辛苦。除了郭大器，那三位便立刻动手烧火做饭。幸而老倪为他们砌的锅灶火旺烟通，没多时，便饭熟菜香。

当他们各自捧起饭碗的时候，夜幕已经悄然垂下。黛色的夜空中，钻出了几粒星星。阵阵清风扑进院来，夹带来田

野上如鼓的蛙鸣和泥土的淳香……这一切，好象助长了他们的食欲，筷子“当当”地碰着碗沿。

郭大器有妻子做饭，吃得早。当邻人们捧饭吞咽的时候，他已经搂着四岁的女儿，抱着三岁的小女，坐到院子当中。他的八岁的大女儿和七岁的二女儿，则端来两截树桩子，坐在他的膝前。孩子们仰着脸数星星；他则拿着一只闪亮的银项圈逗着小女儿。

“唉，吾家老大，要是不死，就二十岁了！”望着银项圈，他的眼里闪动着悲戚的光。项圈上那把镂花的长命锁和两只“铃铃”作响的小铃，常常敲动着他记忆的门扉，引出伤心的回忆……

他是有过儿子的。在苏北老家的时候，农村中的习俗，重男轻女。假如有了个儿子，就有了繁衍子孙的保障。他唯恐失去这个赖以传宗接代的宝贝种，在土改之后，立刻给儿子打了一把带长命锁的项圈，他要圈住儿子，保佑儿子长命。

大跃进的时候，儿子读了高小，开始懂事了，硬要父亲给他除掉项圈：“爹，学校里同学笑话我，说我迷信！”

他搂着儿子，用胡子拉碴的嘴亲着儿子瘦小的脖颈：“瞎话，什么迷信？祖宗先人都说，金银能防邪避魔。好伢子，莫听别人瞎说，戴着项圈，不生病，不招灾，岁岁平安，长命百岁呐！”

儿子已经读过书，哪里肯听爹的话，搂着爹的脖子摇晃撒娇：“爹，你不讲科学。老师说，要讲科学，破除迷信……”

他把儿子搂得更紧了，哄着：“好伢子，科学是甚呢？”

“噢噢，科学等你长大了再讲……”

儿子的两只脚在地下踢腾着，双手使劲把项圈往上脱：

“不嘛，我不要，我不要……”

最后，他到底拗不过儿子，把项圈从儿子颈上除了下来，收藏在箱底。

那是个寒冬腊月，却也令人热得发昏。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人民群众这样的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苏北平原上，小高炉的炉火映红了夜空。

有天晚上，儿子一蹦一跳地进来告诉他：学校里要组织学生参加钢铁会战，敲矿石去。于是，他亲手给儿子穿上布条打的草鞋，扣好了小布褂上的钮扣，悄悄地附在儿子耳边吩咐：“小心不要让矿石崩出血，锤子不要砸了手指头，好伢子……”

儿子点点头，挺着胸脯，天真而神气，两只眼睛明亮得象两颗闪亮的星星……

可是星星熄灭了！

那天晚上，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挤进高炉边那鬼哭神嚎的人群中的——他的儿子，已倒在那块堆满了矿渣、焦炭、粘土和破铜烂铁的坡地上。高炉炸裂了，智者的宏图 and 愚者的希望，也在这里一起化成了碎片……

他号啕着，眼睛里充满了绝望。他没有怨天尤人，只怨自己。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儿子去读书，让儿子懂了“科学”，以致坚决要摘掉那只带长命锁的项圈，失去了护佑。长命锁的神奇是祖辈传下的啊！他自己脖子上的项圈，就一直套到二十五岁娶了媳妇才取下的，至今安然无恙。老

祖宗的遗训，是可不听的啊！

此后，他满心希望能再生一个儿子，把项圈套在儿子的颈上，永远不再取下来。他甚至决心不再让未来的儿子读书识字。他生怕儿子一旦读了书，会懂得“科学”，会摘掉项圈，会死人！他只希望郭家人丁兴旺，要“科学”有啥用呢？于是，当他在逃荒途中，在路边的破庙中传出婴儿的一声啼哭的时候，他就把随身携带的银项圈拿出来，侧耳凝神谛听那啼哭声，心情激动又惴惴不安地等着接生婆向他报告喜讯。待接生婆笑着招手让他进去时，他便急不可耐地哆嗦着手把项圈往儿子头上套。但是，脸色苍白的妻子却噙泪摇头，痛苦地闭上眼睛。他的希望和手中的项圈一起落在地上……

七、八年过去了，他心上的伤口封了口，结了痂。然而，痛苦的往事也被深深地封在心底。抚着这只带长命锁的项圈，他心里还是止不住翻涌起酸楚，有说不尽的自责和悔恨……

小院里的邻居，全都知道郭大器这一番辛酸的经历，一看到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夜空中飘逸的云，闪亮的星，就猜到他又在追念往事了。

“好罗，莫发呆啦！”老戴伸出留着半寸长的指甲的小拇指抠着鼻孔，慢慢踱步到郭大器面前，不知是劝慰还是讥讽：“还不甘心啊？还要再生个赔钱货？嘿嘿！”他干笑一声，观察了一下郭大器的表情，“你那宝贝儿子不死，中国也不过多多了个爆米花的嘛！”

“哪个生哪个爱哟！”郭大器不理睬那些尖刻的话，顾自叹息着，“唉，要是我那儿子不死……”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卖！”老戴手指一弹，一星鼻屎飞到空中。“你要是换到我这地位上，恐怕早就悔得上了吊！”他踮起脚尖，手箍着脖子，朝郭大器翻着白眼，伸出舌头。做完这番动作，然后“唉”地一声叹息。“你看现在的区委书记，土改的时候还是个打赤脚的通讯员。我到乡公所办公，他忙着给我端茶倒水，那个巴结啊！我叫他‘小鬼’。再看我们县的王县长，当年和我一样，在邻乡当文书。他那个文书真跟我没法比，握笔象拿扫帚扫地，写的字象蟹爬。一张报告，读都读不通！嗨，没说的。要不是我……唉，若是我沿着当初的台阶爬上去，说不定当了地区专员了呢！”

说到这里，他半闭起眼睛，背抄着手，身子微向后仰，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地自言自语：“无官一身轻呐，有钱万事足呀！当年陶渊明挂冠而去，优哉游哉，飘然若闲云野鹤，田园之乐，其趣无穷也——”

这番话，不酸不凉。孙铁头听得直搔光头皮，很不耐烦，便火辣辣地插上了嘴：“你别他娘的尽说废话，现在我看说不说叫你当专员，就是让你当个居民小组长，你也会乐得屁颠屁颠罗！”

“哼哼。”老戴一耸鼻子，脸上呈现出一种不屑与辩的笑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唉，牛骥同皂，不可同日而语矣！”说罢，连连叹气摇头。

这番话孙铁头虽听不懂，但是从神情中，也能看出老戴必定又作了一番申辩，说不定还暗笑了他呢。于是冷笑一声，说：“我看你也别吃后悔药！谁叫你当初那么熊，一见土匪就跪下来叫爹？共产党能看得上你这号软骨头？没枪毙你还算运气了哩！”